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七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秦紀一

秦始皇二十六年盡二世元年凡十三年 陸德明曰秦隴西谷名也在雍州鳥鼠山之東北秦之先非子爲

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爲附庸邑之秦谷非子曾孫秦仲周宣王命爲大夫仲之孫襄公討西戎救周平王東遷以岐豐之地賜之列爲諸侯春秋時稱秦伯襄公之後傳世三十而至始皇。汧音牽

始皇帝

諱政莊襄王子也王并天下自以德兼三皇功過五帝故自號曰皇帝欲傳世以一至萬乃除諡法號始皇

帝

二十六年王賁自燕南攻齊猝入臨淄民莫敢格者格止也秦

使人誘齊王約封以五百里之地齊王遂降秦遷之共班志河內郡有其縣

史記正義曰今衛州有共城縣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齊人怨王建不早與諸侯合從聽姦人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柏邪柏邪住建共者客邪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臣光曰從衡之說雖反覆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也昔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饗宴以相樂會盟以相結者無他欲其同心戮力以保家國也邇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疆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晉者齊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柢形勢相資表裏相依故以三晉而攻齊楚自絕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自撤其藩蔽也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盜曰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

王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爲藩臣已而

信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寘人以爲導席幾息
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信盟反我太原
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
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胄
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荆地燕王昏
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荊軻爲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
秦使欲爲亂兵吏誅虜其王平濟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與兵誅暴
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
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王綰御史大夫馮劫廷尉李斯等皆曰
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
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爲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

秦始皇二十六年

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地皇

秦皇泰皇最貴臣等上尊號曰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日制

書二曰詔書制書謂其制度之命也如淳曰詔告也自秦漢以下惟天子得稱之自稱曰朕古者君臣之

自秦定制惟天子獨稱之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號曰皇帝他如議追尊莊

襄王為太上皇太上者極尊之稱也始皇自號曰始皇帝故追尊

為追制曰死而以行為諡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以

來除諡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

窮 初齊威宣之時鄒衍論著終始五德之運所謂終始五德之

運者伏羲以木德下木生火故神農以火德王火生土故黃帝以土德王土生金故

少昊以金德王金生水故顓頊以水德王水生木故帝嚳又以木

德王木又生火故帝堯以火德王火又生土故帝舜以土德王土

又生金故夏以金德王金又生水故商以水德王水又生木故周

以木德王此五德之終而復始也鄒衍以為周得火德蓋以火流

王屋為周受命之符且服色尚赤故也就衍之說以為終始秦當

以土爲行今始皇以水爲火自以水爲行所謂
維五勝也漢初以土爲行蓋亦祖術之說也 及始皇并天下齊

人奏之始皇采用其說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爲水德

始改年朔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旌旄節旗皆尚黑數以六爲紀

建寅之月爲歲首殷以建丑之月爲歲首周以建子之月爲歲首
今始皇以建亥之月爲歲首是改年也自此紀年皆以十月爲歲

首朝賀以十月朔以水爲行故 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爲
色尚黑水成數六故以六爲紀

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爲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于法

刻削無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于是急法久之不赦 丞相

王綰言燕齊荆地遠不爲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

廷尉李斯曰 班書百官表廷尉秦官應劭曰應獄必質諸朝廷與
眾共之兵獄同制故稱廷尉師古曰廷平也治獄貴

平故以 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

爲號 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

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甯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國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甯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

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

裴駰曰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

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雁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郡與內史為三十六郡班書百官表郡守掌治其郡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監御史掌監郡守收天下兵聚咸陽銷

以為銷鑠

鑠與與同所以縣鑠橫曰箭植曰虞。鑠音巨荀卽箭字

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

庭中

史記正義曰漢書五行志時大人見臨洮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故銷兵器鑄而象之所謂金狄也一

法度衡石丈尺軍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

中南至北向戶北據河為塞並陰山至遼東徙天下豪桀於咸陽

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

上林在漢長安縣西南秦始起上林苑至漢武帝又

增而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程大昌雍錄曰咸陽北阪漢武帝別

名謂城阪即九嵎諸山麓也。阪音反。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復道周閣

相屬徐廣曰雍門在高陵縣史記正義曰在今岐州雍縣東余按班志高陵縣屬左馮翊左輔都尉治焉雍縣屬右扶風二說

相去何遠也三輔黃圖曰長安城西北頭第一門曰雍門本名西城門但長安本秦離宮秦之咸陽則漢扶風之渭城也渭城與

長安相去雖不遠然秦時長安未有十二門也豈作史者因漢之雍門而書之歟涇渭言涇渭之交也復與複同複道閣道也上下

有道故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謂之複

已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至雞頭山過回中焉范史隗囂傳王孟塞雞頭

道賢注曰在原州高平縣西括地志成州上祿縣東北二十里有雞頭山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孟康曰回中在北地賢曰回中

在汧拈地志回中作信宮渭南已更命曰極廟作宮已成而更名也索隱曰言

為宮廟象天極故曰極廟自極廟道通驪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

甬道唐夾城之類也應自咸陽屬之東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離

勁曰築垣牆如街巷

宮別館聯望相屬木衣文繡土被朱紫宮人不徒窮年忘歸詹不

能徧及治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河之上瀕海之觀

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應劭

道天子所行道也若今之中道孔穎達曰馳道如今御路也是君馳走車馬之處故曰馳道

至王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功業班志魯國鄒縣嶧山在北

應劭曰鄒文公遷于繹卽此括地志鄒嶧山在兗州鄒縣南二十二里於是召集魯儒生七十人孔

達曰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濡其身至泰山下議封禪諸儒或曰

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菹藉議各

乘異始皇以其難施用由此細儒生括地志泰山在兗州博城縣西北三十里一日爲宗廟處

曰封者增山之高禪廣地也張晏曰天高不可及于泰山上立封禪以祭之冀近神靈也項威曰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氣于天

祭土爲封謂負土於泰山爲壇而祭也除地爲壇後改壇爲禪晉太康地記曰爲壇于泰山以祭天示中萬也爲壇于梁父以祭地

示廣也。白虎通曰：王者易姓而足，必升封于泰山之上者，何因？高者，高順其類，故升封者，增高也。下，下歷梁父之基，廣厚也。刻石紀號者，著己之功，述以自勸也。增泰山之高，以報天昭梁父之基，以報地歸。古曰：蒲車以蒲覆輪，菰積班志作其指，應劭曰：積，葉木去皮，以為席。菰，音蒲。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順。

其下多石，郭璞云：從山脚至山頭，百四十八里，三百步，道書：福地記云：泰山高四千九百丈，二尺，周圍二千里，多芝草、玉石、長津、甘泉。

人室立石頌德。從陰道下，風雨暴至，休于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

夫禪於梁父。師古曰：山南曰陽，山北曰陰。班志：泰山，山節有梁父，鬱師古注曰：以山名縣，并地志：梁父山在兗州泗水縣。

北八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班表：率常之屬有雍太祝，令丞蓋漢仍秦制也。秦作

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封禪書：八神，一曰天主祠，天

父三曰兵主祠，蚩尤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梁山六曰

月主祠，之萊山七曰日主祠，成山八曰四時主祠，琅邪或曰八神

祠之。梁音浮。始皇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作琅邪臺立石頌

德明得靈

班志琅邪郡有琅邪縣山海經琅邪臺在勃海間琅邪之東郭璞曰琅邪臨海邊有山曰琅邪臺越王句踐徙

琅邪作觀臺以望東海史記曰始皇徙三萬家于臺下足其所作因越之舊也括地志琅邪山在密州諸城縣東南百四十里始皇

立膠臺于山上謂之琅邪臺初燕人宋毋忌葵門子高之徒稱有仙道形解銷

化之術燕齊近怪之士皆爭傳習之

道經月中仙人宋毋忌白澤圖云火之精曰宋毋忌蓋其

人火仙也張曰葵門子高仙人居碣石山上服虔曰形解尸解也張晏曰人老而解去故骨如變化也今山中有龍骨世謂之龍解

骨化去自齊威王宣王燕昭王皆信其言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

洲云此三神山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風引船去嘗有至

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

附錄郡志云三山之上其物皆獸盡白而黃金白銀為宮闕未至

岸之加雲及至三神山乃居水下終莫能至焉及始皇至海上諸方士齊人徐市等爭上

書言之請得齊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

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

附錄三齊記云案始

皇作石橋欲渡海觀日所出處乃以術召石石自行城陽十一山
石盡起立嵯峨東傾如相導行狀時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不
駛神人輒鞭之石皆流血今召石山石色悉赤隱軫似鞭撻痕與
地紀勝云豫章宜春界鐘山有峽回環澄澈深不可測曾有漁人
釣一金鎖長數百尺而得一鐘又如鐸狀振之聲如霹靂天書海
山川靈動鐘山一面崩摧五百餘丈如削或有議者曰此秦始皇
驛山鐸也始皇還過彭城班志楚國有彭城縣古彭祖國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
水水經泗水出魯國卞縣北山東南過彭城縣又東過下邳縣入淮時人相傳以爲宋太邱社亡而周鼎沒于泗水中故祠泗水
欲出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水經淮水出南陽郡平氏縣桐柏山東南
至淮陵入海之衡山南郡班志衡山在長沙國湘南縣之東南括地志衡山一名峽陵山在衡州湘潭縣
西四十一里漢衡山國在江北秦拔楚郢置南郡唐爲荊州江陵府○均音苟嶮音漏浮江至湘山祠逢大
風幾不能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葬此
班志湘水出零陵郡零陵縣陽朔山北至酃入江括地志黃陵廟
在岳州湘陰縣北五十七里舜二妃之神二妃冢在湘陰縣一百
六十里青草山上盛宏之荊州記青草湖南有青草山湖因山而
名舜陟方死于蒼梧二妃死于江湖之閒因葬焉博士以儒學爲

始皇二十八年至三十年

官漢成帝詔曰儒林之官四海淵源空皆明于古
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鄭音零 始皇大怒使刑

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也赭赤遂自南郡由武關歸

二十九年年初韓人張良其父祖五世相韓張良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

父平相釐王悼惠王凡五世○通鑑原及韓亡良散千金之產欲

為韓報仇至是始皇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班志陽武縣屬河南郡有博浪沙索隱曰

今浚儀西北四十里有博浪城史記正義曰鄭州陽武縣有博浪沙當官道張良令力士操鐵椎剛鉅

舊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操鐵椎重百二十斤狙擊始皇誤中副車狙擊屬狙之伺物必伏乘其便

而擊之狙擊者謂伏其旁而狙伺以擊之也索隱曰漢官儀天子有屬車即副車奉車郎御而從後余謂副貳也漢有五時副車又

在屬車之外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始皇遂登之罘班志

之罘山在東萊縣縣志地志之罘山刻石旋遂之琅邪道上黨入

甲三十

配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二十六年更名民曰黔首孔穎達曰黔黑也凡民以黑巾覆頭故謂之黔

首干二月更名臘曰嘉平附錄太原真人茅盈內紀曰始皇三

華山之中乘龍駕雲白日昇天先是其邑諸歌曰神仙得者茅初

成駕龍上升入太清時下元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

之嚴嘉平始皇聞諸歌而問其故父老具以對

于是始皇欣然有尋仙之志遂改臘曰嘉平

西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班志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郡廣成縣西南文顯曰碣石在遼西郡樂縣縣道元

日潘水至樂縣碣石山今于此枕海有石如桶道數十里當山頂

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于鉅海之中名天橋柱補註韋昭云

碣石舊在河口海濱歷世既久為水所漸淹入海已去岸百餘里

矣今碣石在平州東離海三十里遠望其山穹窿似冢有石特出

山頂其形如柱使燕人盧生求羨門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坊始皇巡

北邊從上郡入盧牛使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

後世譏緯之書鄭元曰胡胡亥秦二世名始皇乃遣將軍蒙恬發

也秦見圖書而不知此為人名反僞北胡

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

資治通鑑補

卷七

秦紀一

七

思補樓

始皇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

三十三年發諸甯逋亡人贅壻賈人爲兵賈誼曰秦人家貧子壯則出贅師古曰謂

之贅壻言其不當出在妻家猶人身之有疣略取南越陸梁地索

贅也轉貨販易者爲商坐市販賣者爲賈日謂南方之人其性陸梁故曰陸梁地班表漢高帝功臣有陸量

侯須無詔以爲列諸侯自置吏令長受令長沙王如前日陸景秦

始皇本紀所置桂林南海象郡桂林因產桂而名合浦以南山開

謂陸梁地也日桂林今鬱林師古曰桂林今桂州界是其地非鬱林也南海郡

今廣州茂陵書曰象郡治臨應去長安萬七十五百里韋昭曰今

日南以是也以謫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與越雜處所謂謫戍也晉志曰

必由嶺崎嶇時有五處故曰五嶺師古曰嶺者西自衡山之南東窮

于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名則有五焉裴氏廣州記曰大庾始安

臨賀桂陽揭陽爲五嶺鄭德明南康記曰大庾嶺一也桂陽騎田

嶺二也九真都龐嶺三也臨賀萌渚嶺四也始安越城嶺五也師

古以裴說爲是蜀注曰大庾嶺在虔州永明嶺蒙恬斥逐匈奴

收河南地爲四十四縣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

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迤而北師古曰河南地當北地

之北黃河之南余按河

出積石過金城隴西安定北地郡界皆東北流北過朔方塞涿開
方屈而東南流逕高閼南又自臨河縣東逕陽山南徐廣所謂陽
山在河北陰山在河南者劉昭曰二山皆屬五原郡西安縣志
志臨洮縣隴隴西郡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東入河縣臨洮水
四以爲名延長驍師於外十餘年蒙恬常居上郡統治之威振匈
奴釋見西方

子

三十四年謫治獄吏不直及覆獄故失者

覆獄者奏當已成而覆按之也故者知其

當罪與不當罪而故出入之失者謂出入也

築長城及處南越地

丞相李斯上書曰

異時諸侯竝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
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
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
主以爲名異趨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
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

始皇三十三年至三十五年

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謂守尉雜燒之

秦之焚書焚天下之人所藏之書耳其博士官

所藏則故在項羽燒秦宮室始併博士所藏者焚之此所以後之學者各驚何不能于收秦圖書之日併收之也

有敢偶

詔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

燒黥為城旦

應劭曰城旦旦起行治城四歲刑也

所不夫者蠶藥卜筮種樹之書若

有欲學法令者以吏為師制曰可魏人陳餘謂孔鮒曰秦將滅先

王之籍而子為書籍之主其危哉子魚曰吾為無用之學知吾者

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將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孔鮒

入世孫

字子魚

紀三十五年使蒙恬除直道道九原抵雲陽

班志雲陽縣屬焉 塹山堙谷

千八百里數年不就

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乃營

作阿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

三輔黃圖曰作宮阿其初天下謂之阿房指地志秦

阿房宮亦曰阿城在雍州長安縣西二十四里史記正義曰按宮在上林苑中雍州郭城西南面即阿房宮城東南面也○房音芳

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

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關中有南山北山自甘泉連延至嶺

為南山○嶺表南山之顛以為閼為複道自阿房度渭屬之咸陽

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天官書曰天極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北辰為天極營室二

星天子隱宮徙刑者七十萬人史記正義曰除刑見于市朝宮刑

之宮也隱宮下營室是也徙刑者有罪加刑復罰作之也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椁

寫蜀荆地材康曰舍車解馬為寫或作卸余謂此非舍車解馬之

發財流而下也皆至關中計宮三百或曰皆至當屬上句關中記

界西至關關濟陽郡源縣界二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

胸界中以為秦東門班志東海郡胸縣始皇立石海上以為東門關因徙三萬家囑邑五

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不事者不供征役之事附錄徐鉉帖曰

木實得不死時就山下居民取酒為詩云酒盡郡陽山中有木客秦時造阿房宮者食

君莫沽酒願我當發城市多置應還山弄明月君莫沽酒願我當發城市多置應還山弄明月

方中方中者仙方之中也人主時為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願上所

居宮母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

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

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罍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

死始皇幸梁山宮班志梁山宮在扶風好時縣括地志附名望宮山在雍州好時縣西十二里北去梁山九里雍

錄曰唐奉天縣有梁山從山上見丞相車騎眾弗善也中人或告

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捕時在

旁者盡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羣臣受決事者悉於咸陽宮

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盧生等吾

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

以亂黔首也廉察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秦置御史掌討姦猾治大獄御史大夫統之

諸生傳相告引傳相告引者謂甲引乙乙復引丙也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

皆阮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附錄史記正義曰今新豐縣溫湯之

處號慈憤鄉在湯泉西南三百里有馬谷谷之兩岸有阮相傳以

為秦元宮處也衛宏云秦既焚書恐天下不從所更法令乃密置

瓜于驪山陵令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就視下設伏機焉諸儒

見瓜方相論難不決伏機發盡陷從上填之以土終乃無聲也

始皇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細之臣恐天

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為胡亥等所

實三十六年有隕石于東郡東郡本衛地秦徙衛于野王以其地置東郡或刻其石曰

始皇死而地分始皇使御史逐問其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燔其

石 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我

秦始皇三十七年

遺高池君因言曰明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忽不見置其壁去使
者奉璧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使御府
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
遷河北榆中三萬家賜爵一級

三十七年冬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
去疾始皇二十餘子少子胡亥最愛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
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

古者天子巡狩所至山川之神各以秩次
畢祭之禮道元曰營水出潯陽郡浠道縣
背雷山西流還九疑山其山巒嵒蒼梧之野峰秀數郡之閒難數
九嶷各導一溪嶠巒負阻異絕同勢遊者疑焉故曰九疑括地志
九疑山在永州唐興縣東南百里其山九峰相似故名元次山曰
九疑山在永州方四千里西州各此一隅九疑志曰九疑在道州
舜陵在女英峰下九疑之第六峰也太史公曰舜南狩崩于蒼梧
之野歸葬于江南九疑山山海經曰舜之所葬在今湘州零陵界
時蒼梧九疑兩處也合而言之者誤也補註按九疑一朱明二石
城三石樓四娥皇五舜源六女英七離離八杜林九梓林何峰各

有一水四水流灌于南海五水北注于洞庭浮江下觀藉柯渡海濟過丹陽至錢唐史記

正義曰括地志海岱云在舒州同安縣東按舒州在江之中流疑海字誤丹陽縣秦屬都姑地志丹陽故城在潤州江甯縣

東南五里班志錢唐縣屬會稽郡臨浙江補註浙江在杭州府城

漢西郡都尉所治唐為杭州治所東三里舊志出歙縣玉

山其水經建德合錢唐過富春為浙江入于海水波惡乃西百二

江口有山居江中潮水收山十折而曲故名十里從陘中渡所謂水波惡處則今之由錢唐渡西陵者是也西

至台稽經此立為縣上會稽山陰縣南有禹冢禹井祭大禹望于

南海立石頌德還過吳從江乘渡江乘縣秦屬吳郡漢屬丹陽郡

句容縣北六十里竝海上北至琅邪之罙見巨魚射殺之遂竝海西至平

原津而病平原縣秦屬齊郡漢分置平原郡史記正義曰今德州

恐此平原郡古津也漢書平津侯公孫宏所封亦近此蓋平津即此津余按公孫宏傳封勃海高城縣之平津鄉則平津非平原津也班志篤馬河至平原東北入海此蓋津渡處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病益甚乃

令中車府令行符璽事趙高為書賜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

已封在趙高所未付使者班書百官表太僕奏官其屬有車府令秋七月丙寅始皇

崩於沙邱平鑿史記正義曰始皇崩在沙邱官平鑿之中爾雅論衡云孔子將沒遺讖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

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邱而亡丞相斯為上

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棺載輜輶車中文

曰輜輶車如今喪輜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窗牖閉之則溫開之

則涼故名如漬曰輜輶車其車廣大有羽飾沈約宋書禮志曰漢

制大行載輜輶車四輪其飾如金根加施組連壁文路四角金龍

首前懸垂五采帟羽流蘇前後雲氣畫帷裳楨文畫曲轡長與車

等太僕御駕六白駑馬以黑藥灼其身故幸宦者驂乘所至上食

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車中可其奏事獨胡亥趙高及幸宦者

五六人知之初始皇尊寵蒙氏信任之蒙恬任外將蒙毅常居中

參謀議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趙高者生而隱宮日

諡刑顯于市朝宮刑始皇聞其強力通於獄法舉以爲中車府令

使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趙高有罪始皇使蒙毅治之毅當高法

應死始皇以高敏於事赦之復其官趙高既雅得幸於胡亥

雅素也

又怨蒙氏乃說胡亥請詐以始皇命誅扶蘇而立胡亥爲太子胡

亥初聞趙高言不敢從高曰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顧小而忘

大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胡亥乃從趙高曰不與丞相謀

恐事不能成乃見丞相斯曰上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

長子

謂扶蘇

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

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百料材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

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于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

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而君責之何深也趙高曰富固內官

之廨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
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
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奪士節位必用蒙恬爲丞相
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主鄉里明矣胡亥慈仁篤厚可以爲嗣
願君審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
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亦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
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
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
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
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縣于胡亥高能得志焉
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或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

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
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爲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爲耶
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僭人哉安足爲謀高曰
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卽長有封
侯世世祚孤必有喬松之壽孔聖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
足以爲寒心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
曰嗟乎獨遭亂世旣以不能死安託命哉于是斯乃罷高相與謀
詐爲受始皇詔立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扶蘇數以不能關地立
功士卒多耗數上書直言誹謗日夜怨望不得罷歸爲太子將軍
恬不矯正知其謀皆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扶蘇發書泣入內舍
欲自殺蒙恬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眾守邊公子

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復請而後

死未暮也使者的趣之扶蘇謂蒙恬曰父賜子死向安復請即自

殺蒙恬不可死使者以屬吏繫諸陽周班志陽周縣屬上郡史記正義曰陽州甯州羅川縣

之更置李斯舍人為護軍班書百官表護軍都尉奉官又漢王以陳平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當是時恬

已屬吏恐其軍有變故以李斯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舍人為護軍使之護諸將也

恬會蒙毅為始皇出禱山川還至趙高言於胡亥曰先帝欲舉賢

立太子久矣而毅諫以為不可不若誅之乃繫諸代據地理志代郡沙邱甚遠

蓋殺還至代遂從井陘抵九原班志井陘在常山石邑縣西史記正義曰井陘故關在并州石艾縣

東十二里即井陘口會暑輜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之孟康曰百

二十斤曰石班書貨殖傳鮑鮑干鈞師古注曰鮑勝魚也即今之不若鹽而乾者也鮑今之鮑魚也而說者乃謂鮑為鮑魚之鮑失

義凌矣鄭康成以鮑干燭室乾之亦非也燭室乾之即鮑耳蓋今巴州人所呼鮑魚者是也秦皇載鮑鮑臭者則是鮑魚耳而燭室

乾者本不臭也。○鯢音進入聲。鯢有危說。梅三聲。鯢音蹇。屬音道。從直道至咸陽發喪。直道即三十五年蒙

恬所除者。太子胡亥襲位九月葬。始皇於驪山下銅三泉。師古曰三重之泉言至深

也。余謂銅者冶銅鑄塞之也。三泉者取九泉之數言之。爾雅西陽雜俎云亡新時求周秦故事。謁者隔上得驪山本李斯頌。徒七十

二萬作陵鑿之。三十七歲。銅地中水泉奏曰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然叩之。空空如下天狀。當觀百官奇器

珍怪。徒藏滿之。令匠作機弩。有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

河大海。機關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爲燭。度不滅者

久之。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爲機藏皆知之

藏重。卽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下外羨門。羨冢中神道也。羨音延盡閉工匠

藏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藏重卽泄謂工匠若更爲第二重機藏與外人近卽泄其所以爲機

藏之事。故大事盡。二世欲誅蒙恬兄弟。二世兄子子嬰諫曰。趙

王遷殺李牧而用顏聚。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卒皆亡

國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陛下欲一旦棄去之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二世弗聽遂殺蒙毅及內史恬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恬祖驁父武及恬三世皆事秦有功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吞藥自殺蒙恬臨死喟然太息曰我何罪于天而死乎良久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漸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

司馬遷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漸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疲傷者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強諫振百姓之急而

阿意興功此其兄弟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楊子法言曰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奚可爲也曰壘山堙谷起臨洮擊逐水力不足而屍有餘忠不足相也

臣光曰始皇方得天下而蒙恬爲之使恬不仁可知矣然恬明於爲人臣之義雖無暴見誅能守死不貳斯亦足稱也

二世皇帝上

諱胡亥始皇少子也
在位三年

壬辰元年冬十月戊寅大赦 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竝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而還夏四月二世至咸陽謂趙高曰夫人生居世閒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之所

禁也雖然有所未可臣請言之夫沙邱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爲變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柰何趙高曰陛下嚴法而刻刑今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及宗室然後收舉遺民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之乃更爲法律務益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鞫治之於是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死於杜

死與衆同謂衆裂支體而殺之

杜故周之杜伯國志杜縣屬京兆宣帝改曰杜陵○死者責

財物入於縣官

漢謂天子爲縣官此縣官猶言公家

也相連逮者不可勝數

賈父曰其人存直追取之曰逮其人

公子

則謂而捕之逮易辭捕加力也

將問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閼曰公子不臣罪當死更致法焉將閼曰關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閼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公子高欲解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殿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爲人子不孝爲人臣不忠不孝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驪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二世大悅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不暇何變之得謀二世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復作阿房宮盡徵材士五萬人爲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

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藁皆令自齎糧食

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 秋七月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

起兵於蕲史記正義曰卽河南陽城縣此志屬潁川郡陽夏縣屬淮陽國括地志陳州太東縣本漢陽夏縣地歸州洪氏

日陽夏鄉去太康縣三十里班志勝字涉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

耕之壘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爲傭耕何富

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是時發閭左戍漁

陽羅錯曰秦以謫發戍先發吏有謫及資傭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索隱曰閭左謂

居閭甲之左也秦時復除者居閭左今力役凡在閭左者盡發之

也又云凡居以富強爲右貧弱爲左秦役戍多富者役盡兼取貧

弱而發之也班志潁陽縣屬漁陽郡括地志漁陽故城在懷州密雲縣南十八里在漁水之陽九百人屯大澤鄉

陳勝吳廣皆爲屯長師古曰人所聚爲屯長帥也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相與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耳

死國可乎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二世殺之而竊其位然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死或以爲亡今誠以吾罪誅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天下唱安多應者吳廣以爲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勝廣喜念鬼曰此敎吾先威眾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已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者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眾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奮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新假

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

侯將相甯有種乎眾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以百姓賢扶蘇而楚人憐

項燕也為幟而盟稱大楚陳勝自立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

拔之收而攻蕲斬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蕲以東攻鉅野

柘譙皆下之此志符離縣也蕲縣古蕲氏之邑春秋時陳之株野漢為柘縣以

邑有柘縣而名唐為宋州柘城縣亳州俱屬縣古苦縣地徇略地也。縣晉質帝晉贊苦音怙行收兵比至陳車

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

門中不勝守丞死陳勝乃入據陳守丞非正官權守者耳師古曰譙門謂門上為高樓以候望者

耳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譙亦呼為樓所謂集車者亦于兵車之上為樓以望敵也初大梁人張耳少

為信陵君客嘗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傭奴亡其夫去

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

爲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遊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爲外黃令名由此益賢又有陳餘者好儒術數游趙苦經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相與爲刎頸交秦滅魏聞二人魏之名士購求張耳以千金陳餘以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里吏嘗以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笞欲起者不能受辱欲起與吏吏元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謝之陳涉既入陳張耳陳餘詣門上謁陳涉素聞其賢大喜陳中豪桀父老請立涉爲楚王涉以問張耳陳餘耳餘對曰秦爲無道滅人社稷暴虐百姓將軍出萬死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

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強如此則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懈也陳涉不聽遂自立爲王號張楚

劉德曰若云張大楚國也

當是時諸郡縣苦秦法爭殺長

吏以應涉 謁者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又召諸生三十餘人問之皆曰人臣無將將卽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復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爲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上法令具于下使人奉職安故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偷耳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賜通帛二十匹衣一襲拜爲博士通出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于虎口遂亡去 陳王

以吳叔爲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

吳廣字叔榮陽縣屬三川郡

張耳陳餘復

說陳王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

邵騭爲護軍以張耳陳餘爲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徇趙陳王又

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

汝陰縣屬汝南郡九江本楚地秦滅楚分置九江郡項羽滅秦以封黥布漢高

祖更名淮南國武帝復曰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爲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

東城

東城縣屬九江郡括地志東城故城在潁州定遠縣東南五十里

立襄彊爲楚王聞陳王已

立因殺襄彊還報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周市北徇魏地以上

蔡人房君蔡賜爲上柱國

房邑名爵子又問周文周文一名章

陳之賢

人也習兵乃與之將軍印使西擊秦武臣等從白馬渡河

白馬津在白馬

今滑州白馬縣界括地志白馬故城在滑州衛南縣西至諸縣張

耳陳餘說其豪桀曰秦爲亂政虐刑殘賊天下北有長城之役南

有五嶺之戍內外騷動百姓罷敝財匱力盡重以苛法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爲天下倡始莫不響應家自爲怒人自爲鬪各報其怨而攻其讐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于此時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誅無道之秦報父兄之讐而成大業者此壯士之一時也眾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爲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東北擊范陽唐志曰范陽縣屬涿郡應劭曰在范水之陽范陽蒯徹蒯徹卽蒯通爲通說范陽令曰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徹而生范陽令曰何也對曰秦法重足下爲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弔刃公

之腹中者畏秦法耳

刺音恣

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

人將各申其怨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

至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范陽令乃遣蒯徹見

武信君說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而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

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

里定可乎

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用微召也有急則加以鳥羽插之所以示急疾也

武信君曰

何謂也徹曰范陽令徐公畏死而貪欲先天下降君若以爲秦所

置吏誅殺如前十城則邊地之城皆爲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君若

齎臣侯印以授范陽令使乘朱輪華轂驅馳燕趙之郊燕趙之郊

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卽燕趙城可無戰而降矣武信君

曰善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

十餘城 陳王既遣周父以秦政之亂有輕秦之意不復設備博

士孔鮒諫曰臣聞兵法不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不可攻今王恃敵

而不自恃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陳王曰寡人之軍先生無累

焉周文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

師古曰戲水名在京兆新豐東

今在戲水驛其水本出藍田北界至此而北流入渭蘇林曰戲在新豐東南三十里

二世乃大驚與羣臣謀

曰柰何少府章邯曰

所表曰少府秦官掌山林池澤之賦以給其養

盜已至眾強今發近

縣不及矣驪山徒多

秦之刑徒已論者輪作驪山

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

大赦天下使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

之產子今周文走張耳陳餘至邯鄲聞周父卻又聞諸將為陳王出客家兒

徇地還者多以說毀得罪誅乃說武信君令自王八月武信君自

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

班表前後左右將軍周末官秦張耳因之位上卿漢大將軍北三公

爲右丞相邵騷爲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信君等家而發兵擊趙柱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信君等家此復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信君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趙王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燕涿北之地代常山以北之地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楚之敝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黣略上黨九月沛人劉邦起兵於沛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以擾龍事孔甲爲秦龍氏及晉士會自秦歸晉其處者爲劉氏師古曰沛本秦泗水郡之屬縣李斐曰沛小沛也索隱曰沛改泗水郡爲沛郡治相城故以沛縣爲小沛云下相人項

梁起兵於吳

班志下相縣臨淮郡索隱曰按相水名出沛國沛有相縣于相水下流置縣故曰下相括地志下相故

城在泗州宿豫縣西北七十里項燕為楚將封于項子孫以邑為氏吳縣會稽郡治所故吳都也狄人田儼起兵

於齊

齊魯音

劉邦字季為人隆準龍顏美鬚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準鼻也頤頤頤也

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天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初

為泗上亭長

秦法十里一亭亭長主亭之吏亭間停留客旅宿食之館史記正義曰國語有寓宰即今之亭也亭長蓋

今之里長民有訟討吏正平得成其政泗上史記作泗水括地志泗水亭在徐州沛縣東一百步有高祖廟于廷中吏

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媼武負酒醉臥武負王媼見其

上常有龍怪之

媼音

季每酤留飲酒離數倍及見怪歲竝兩家常

折券棄責又嘗經咸陽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大丈夫當如

此也單父人呂公好相人

班志單父縣屬山陽郡

與沛令善從之客因家沛

為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

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季爲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爲謁曰賀錢萬貫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見季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季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訕酒闌呂公因目固留季季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爲季箕帚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見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旣而季以亭長爲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亭止飲應
日沛縣也豐其鄉也孟康曰後沛爲郡
沛豐爲縣師古曰豐本沛之聚邑耳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劉季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劉季醉曰壯

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分為兩徑開行數里醉困臥困臥今本

史漢皆作因卧按宋板漢書乃是困臥故從之後人來至蛇所有二老嫗夜哭嫗音久問

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

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笞

之嫗因忽不見

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至獻公時樓陽雨金又作畦畦祠白帝少昊

金德也赤帝堯後謂漢也殺之明漢當代秦○語音止後人至以告劉季劉季乃心獨喜自

負諸從者日益畏之初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于是因東遊

以厭之劉季即自疑亡匿于芒碭山澤巖石之間

班志芒碭屬沛郡碭縣梁國

宋曰曰亳州永城縣芒碭山在縣東○碭因唐省二音娶呂與

人俱求常得之劉季怪問之呂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

得季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及陳涉起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

吏蕭何

何遜同沛人也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高祖爲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讓高祖高祖爲亭長常左右之

曹參

參字敬伯沛人也爲沛獄掾與蕭何俱稱吏

曰君爲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

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眾眾不敢不聽乃令樊

噲

附錄噲沛人也以屠狗爲事與高祖俱隱

召劉季劉季之眾已數十百人矣沛令後

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劉季乃

書射城上遺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爲沛令守諸

侯竝起今屠沛沛令其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

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爲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

劉季欲以爲沛公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竝起今置將不善一敗

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子兄弟此大事願更相推擇

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

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

于是劉季數讓眾莫敢爲乃立劉季爲沛公祠黃帝祭蚩尤于沛

庭而擊鼓旗幟皆赤由所殺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上赤蚩音蕭

曹等爲收沛子弟得三千人以應諸侯項梁者楚將項燕子也嘗

殺人與兄子籍附錄籍字羽下相人也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其下

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葬梁常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

弟以是知其能籍字羽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

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

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籍長八尺餘力能扛

鼎扛橫關對舉也才器過人秦始皇帝嘗遊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

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會稽守

殷通

徐廣曰爾時未言太守余謂我國之時郡守只稱守景帝中二年七月始曰太守

聞陳涉起欲發兵

以應涉使項梁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劔居外梁復入與守坐曰請

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胸籍曰可行矣

胸動

日而使

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

籍名印信也所以封

物以爲贖也綬受也繫印之組也以相授受也應劭漢官曰綬長丈二尺法十二月廣三尺法天地人

門下大驚擾

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

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

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籍是時年二十四梁之起兵也部署

吳中聚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于梁梁曰前時某

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眾乃皆服田儻故齊王族

也僂從弟榮榮弟橫皆豪健宗疆能得人周市徇地至狄

周市狄人

城守田儼詳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

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儼欲殺令故詐

縛奴以謁也

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

古之建國也儼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

還去田儼率兵東略定齊地 韓廣將兵北徇燕燕地豪傑欲其

立廣爲燕王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

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強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

軍家乎韓廣乃自立爲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家屬歸之趙王

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閒出爲燕軍所得燕囚之欲來割

地使者往請燕輒殺之有廝養卒

公羊傳曰廝役廝養章昭曰析薪爲廝於烹爲養

謝其

舍中曰我爲公說燕與趙王戰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

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求見燕王燕王問之對曰賤人希見
長者願請一卮酒已飲又問之復曰賤人希見長者願再請一卮
酒又賜之飲

自求見燕王至又賜之飲四十四字參取劉向新序
之言史漢所不載然孔融遺書接書云趙之廣養東

迎其主非卮酒無以激其氣則新序所言固
漢人所稔聞也故取之以補班固之不及乃謂燕王曰臣之來

王知我何欲燕王曰若欲得趙王耳曰王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
燕王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蘇養卒笑曰王未
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
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將相終已邪顧其勢初立未敢參分而王且
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
而王時未可耳今王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
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尙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

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王乃歸趙王廝養卒為御而歸趙王欲封廝養卒辭曰臣不願封也得一美人足矣趙王乃以邯鄲宮人嫁

之廝養卒載之而去不知所之

黃蘗生云邯鄲才人嫁為廝養卒婦此樂府題也想出于稗史下

書作正文思以為不然蓋此卒抱雄傑之智而隱于士伍之中古飯牛牧馬之朋也我既悲其不遇而見趙于英君又悲其逃名而見趙于良史苟得其片言雙行猶將表而出之以補馬班之闕漏而況卓然高蹈不屑與鴻鵠輩爭雄于羅網之內則其人固超然廣而跨耳餘者也敢以神史為嫌而置不錄哉又況溫公之為是書采野乘列于正文者多矣何獨疑于是周市曰

狄還至魏地欲立故魏公子甯陵君咎為王

甯陵即漢之甯陵縣屬陳留郡括地志曰

宋州甯陵城古甯州也

咎在陳不得之魏魏地已定諸侯皆欲立周市為魏

王市曰天下皆亂忠臣乃見今天下其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諸侯固請立市市終辭不受迎魏咎于陳五反陳王乃遣之立咎為魏王市為魏相是歲二世廢衛君角為庶人衛絕祀

周市地

今之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皆衛分也始皇并天下
獨居衛君至是乃竄爲庶人凡四十九年最後絕衛地有桑
開侯上之阻男女亦聚會聲色牛馬故俗稱衛之音馬末有
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剛武上氣力逆漢興二千石治者亦
以殺戮
爲威

資治通鑑補卷七終

二世元年

資治通鑑補卷七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八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秦紀二

起二世二年
盡二世三年

二世皇帝下

二年冬十月沛公攻胡陵方與還守豐泗川監平將兵圍豐川

沛公即泗水郡秦郡置守尉監沛公出與戰破之令雍齒守豐十一月沛公引兵

之薛泗川守壯兵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殺之

壯者泗川守之名班

志戚縣屬東海郡括地志沂州臨沂縣有戚縣故城余以地理考之沛郡之與東海相去頗遠壯兵敗而走未必能至東海之戚班志沛郡有廣戚縣章懷太子賢曰廣戚故城在今徐州沛縣東恐是走至廣戚之戚也師古曰得者司馬之名貢父曰得殺之者得

而殺之漢書多以獲為得司馬掌兵周之夏應春秋之時晉置三軍及新軍各有將佐復置司馬以掌軍中刑戮之事後復分為左右又其後也軍行有軍司馬假司馬下至部曲有候有司馬

周文出關止屯曹陽

晉灼曰曹陽亭在安

東十三里魏武改曰好陽師古曰曹水之陽也其水出於西峴頭山而北流入河今謂之好陽湖在陝縣西四十五里并地志在陝州桃林二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走滎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

之周文自刎軍遂不戰吳叔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

周置三川郡其治所當在洛陽由蓋守滎陽以叔弗能下楚將軍并楚宋白曰秦立三川郡初理洛陽後徙滎陽

田臧等相與謀曰周文軍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

下秦兵至必大敗不如少遺兵守滎陽

遺兵留兵也

悉精兵迎秦軍今

假王驕

陳涉之自王也以吳叔為假王

不知兵權不足與計事恐敗因相與矯王

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以為上

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

周宣

王符於教左傳晉師在敖鄆之間後漢志榮陽有敖亭秦文拔倉
孟康曰敖地名在榮陽西北山上臨河有大倉敖鄆二山在榮陽
之東○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榮陽下破之李歸

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鄆

師古曰鄆東海縣索隱曰非也此時章邯軍未至東海此鄆別是地名或

恐鄆當作鄆鄆是鄆鄆之地史記正義曰鄆是春秋時鄆地楚鄆
敖鄆之今汝州鄆縣城是鄆說陽城人陽城河南府縣與鄆縣相

近又近陳余按索隱以為河南之鄆鄆正義以為汝州之鄆時
章邯兵至榮陽則已過鄆鄆而東矣正義之說近之○鄆音談

邯別將擊破之鉅人伍逢將兵居許

許春秋許子之國班志屬潁川魏文帝改曰許昌唐為許

州

章邯擊破之兩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

二世數誚讓李斯

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

秦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為三公漢因之

李斯恐懼重爵祿

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者

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

謂肆情放縱也○睢音諱

命之曰以天下為桎

梏者無佗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

謂之桎梏也

桎梏械也在足曰桎在手曰梏

夫不能脩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

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韓子曰慈母有敗子嚴家無格處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惟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輕罪且督而況有重罪乎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而易百仞之高哉墮墜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故明主能行督責之術以獨斷於上則權不在臣下然後能滅仁義

之塗絕諫說之辨拳然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如此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殺人眾者爲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秦民益

駭懼思亂

趙李良已定常山

去年趙王使李良略常山

還報趙王趙王復使

良畧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

班志石邑縣屬常山郡井陘山在其西○陘音刑

秦將詐爲二世書以招良良得書未信遺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

逢趙王姊出飲良望見以爲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

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

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爲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

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因將其兵襲邯

鄲邯鄲不知竟殺趙王邵騷趙人多爲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二

人獨得脫

陳人秦嘉符離人朱雞石等起兵圍東海守於郯

陳當

作凌陳勝傳作凌人秦嘉志曰東海郡黃高帝置應劭注曰卽秦郯郡余按裴駰所云三十六郡本亦無郯郡漢東海郡則治郯

耳陳王聞之使武平君畔爲將軍監郯下軍秦嘉不受命自立爲

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

以王命殺武平君畔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

時章邯爲上將將兵東討故使欣爲長史以佐之邯已破伍逢擊陳柱國房

君殺之又進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張賀死臘月

張晏曰秦之臘月夏

之九月臣瓚曰建丑之月也師古曰史記云胡亥二年十月誅葛嬰十一月周文死十二月陳涉死瓚說是也陳王之汝

陰還至下城父

師古曰下城父地名在沛郡城父縣東劉昭曰汝南山桑縣故屬沛有下城父聚

其御莊

賈殺陳王以降初陳涉旣爲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陳扣

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辨數乃置不肯爲通陳王出

遮道而呼涉陳王問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幃帳客曰

夥顧涉之爲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爲夥故天下傳之曰夥涉爲王

夥和上聲時涉妻之父亦往焉陳王以眾賓待之長揖不拜妻之父怒

曰怙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跪謝遂不爲顧

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顓妄言輕

威陳王斬之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以朱防爲

中正胡武爲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今令之不是輒繫而罪之

補註至今令之不是輒繫而罪之者言諸將有出令不是者胡武輒自專收繫加罪不請命於陳王也以苛察爲忠其

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

其所以敗也然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

事也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爲蒼頭軍

蒼頭軍以青巾裹頭起新陽

班志新陽縣屬

汝南郡應劭曰在新水之陽括地志新陽故城在潁州真陽縣西南四十二里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

爲楚葬陳王於碭諡曰隱王初陳王令鉅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

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爲秦宋留以軍降二世車裂

留以徇 魏周市將兵畧豐沛使人招雍齒雍齒雅不欲屬沛公

卽以豐降魏

雅素也

沛公攻之不克

趙張耳陳餘收其散兵得數

萬人擊李良良敗走歸章邯客有說耳餘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

難可罔立立趙後輔以諠可就功乃求得趙歇春正月耳餘立歇

爲趙王居信都

項羽改信都曰襄國漢復爲信都縣屬信都國後漢復曰襄國

東陽甯君秦嘉

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爲甯縣君臣贊曰陳勝傳凌人秦嘉然則嘉非東陽人嘉起於鄆號大司馬又不爲甯縣君東陽甯君自一

人秦嘉又一人師古曰瓚說是東陽聞陳王軍敗迺立景駒爲楚

王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定陶下

班志方與縣屬山陽郡定陶縣屬濟陰郡史記正義曰方與今

齊州縣定陶
今曹州縣

使公孫慶使齊欲與之并力俱進齊王曰陳王戰敗

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

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儼殺公孫慶 秦左

右校復攻陳下之楚將軍宮臣走微兵復聚

如前日微要也

與番盜黥布

相遇

番即番陽縣漢屬豫章郡英布為盜於江中番陽令吳芮妻之以女故謂番盜。番音婆

攻擊秦左右校

破之青波復以陳為楚黥布者六人也

六春秋之六國也秦為縣九江郡漢屬六安國括

地志六故城在壽州安豐縣南百三十里宋白曰今新州東廣濟縣即秦漢之六縣英布都六古城猶存

姓英氏少時

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

王幾是乎人有聞者其俳笑之以刑徒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

萬人布皆與其徒長橐筴交通乃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為羣盜番

陽令吳芮甚得江湖閒民心號曰番君布往見之其眾已數千人

番君迺以女妻之使將其兵擊秦

楚王景駒在留

班志留縣屬楚國括地志

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里即張良封處

沛公往從之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欲往

從景駒道遇沛公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廠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

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

故遂留不去沛公與良俱見景駒欲請兵以攻豐時章邯司馬臣

將兵北定楚地

師古曰臣古夷字類篇曰古仁字

屠相至碭

班志相縣為沛郡治所括地志故沛城在

徐州府離縣西九十里

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

班志蕭縣屬沛郡唐屬徐州蕭西謂

在蕭縣之西

不利還收兵聚留二月攻碭三日拔之收碭兵得六千人

與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

班志下邑縣屬梁國

還擊豐不下

廣陵

人召平為陳王徇廣陵禾下

廣陵縣屬九江郡班志為廣陵國都唐為揚州

聞陳王敗走

章邯且至迺渡江矯陳王令拜項梁為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

引兵西擊秦梁迺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

班志東陽縣屬

臨淮郡明帝分屬下邳後復分屬廣陵括地志東陽故城在楚州

盱眙縣東七十里水經注曰淮陰縣楚漢之間爲東陽郡○盱眙

晉遣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

晉灼曰漢儀注令吏曰令史丞吏曰

丞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得二萬人欲

立嬰爲王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世之有貴者

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

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主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

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其眾從之乃以

兵屬梁英布既破秦軍引兵而東聞項梁西渡淮布與蒲將軍皆

以其兵屬焉項梁眾凡六七萬人軍下邳

班志下邳縣屬東海郡應劭曰邳在薛其後徙

此故曰下邳臣瓚曰有上邳故曰下邳史記正義曰下邳泗水縣也○邳音皮又音丕景駒秦嘉軍彭城東

欲以距梁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

陳王而立景駒大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

陵胡陵即胡陵班志屬山陽郡漢章帝改曰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

梁地故魏地也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班志栗

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

胡陵梁乃引兵入薛誅朱雞石括地志曰故薛城古薛侯國也在徐州滕縣界沛公從

騎百餘往見梁梁與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遂引兵

攻豐拔之雍齒薛魏項梁使項羽別攻襄城班志襄城縣屬潁川郡史記正義曰今許

州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

薛計事沛公亦往焉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班志居巢縣屬廬江郡春秋楚人居巢國也

史記正義曰即夏桀所奔地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

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楚公曰楚

雖三戶亡秦必楚

服虔曰南公南方之老人懷舊志林曰南公者道士謠慶典之數知亡秦者必楚漢書藝文志

南公十三篇六國時人在陰陽家流臣以曰楚人怨秦雖三戶足以亡秦

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

立其勢不畏今君起江東楚蠶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

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得懷楚王孫心於

民間爲人牧羊夏六月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望也

徐廣曰順民望以其祖謚爲號

陳嬰爲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眙

班志盱眙縣屬臨淮郡史記正義曰今楚州縣阮瞻

之南竟州記盱眙本春秋善道地宋壽州州。盱眙音平怡

項梁自號爲武信君張良說項梁

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最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

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畧

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爲游兵潁川

潁川故韓地秦置郡

章邯已

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

後漢志陳留郡平邱縣有臨濟亭

魏王使周市出

請救於齊楚齊王儻及楚將項它皆將兵隨市救魏

它音陀

章邯夜

銜枚擊大破齊楚軍於臨濟下

師古曰銜枚者止言語謹言欲令敵人不知其來也周官有銜枚氏

枚狀如箸橫銜之繯結於頂。繯有後畫制三音

殺齊王及周市魏王咎爲其民約降約

定自燒殺其弟豹亡走楚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齊田

榮收其兄儻餘兵東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齊人聞田儻死乃立故

齊王建之弟假爲王田角爲相角弟閒爲將以距諸侯 秋七月

大霖雨 武信君引兵攻亢父聞田榮之怒迺引兵擊破章邯軍

東阿下章邯走而西田榮引兵東歸齊武信君獨追北使項羽沛

公別攻城陽屠之楚軍軍濮陽東復與章邯戰又破之邯敗散兵

守濮陽環水沛公項羽去攻定陶八月田榮擊逐齊王假假亡走

楚田角亡走趙田閒前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乃立僭子市爲齊王榮相之田橫爲將平齊地章邯兵復振項梁數使使告齊趙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角閒乃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角閒以市於齊齊王曰螻蟻手則斬手螻足則斬足何者害於身也田假田角田閒於楚趙非手足戚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齟齬首用事者墳墓矣遂不肯出兵 項梁已破章邯於東阿引兵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沛公又與秦軍戰於雍邱大破之班志雍邱縣屬陳留郡今汴州縣 斬李由項梁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情者敗今卒少情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晉灼曰高陵縣屬琅邪郡 曰公將見武信君

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二世悉

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時連雨自七月至九月

項羽沛公攻外黃未下班志外黃縣屬陳留郡張晏曰魏郡有內黃故曰外黃地志曰故周城即外黃之地

在雍耶去攻陳留班志陳留縣屬陳留郡孟康曰陳留縣也後漢書所并故曰陳留臣瓚曰宋亦有陳留縣是

也雷屬陳者稱陳雷括地志曰聞武信君死士卒恐乃與將軍呂

陳留沛州縣在州東五十里臣引兵而東徙懷王自盱眙都彭城班志彭城縣屬楚國彭城記彭祖顓頊之元孫至商末壽

及七百六十七歲今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

碭縣在故邑號彭城郎中令趙高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臣瓚曰秦郎內諸臣故曰郎中令武帝改光祿勳恃恩專恣以

私怨誅殺人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之所

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也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

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議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

明於天下也陛下不如深拱禁中

宮庭之中門闥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爲

禁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常居禁中

趙高侍中用事

秦制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卿大夫將軍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官令至

郎中亡員多至數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後漢志侍中比二千石掌侍左右贊導眾事顧問應對事皆決於趙高高問李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

急益發徭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眞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常居深宮吾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閒趙高曰君誠能諫請爲君候上閒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閒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閒日

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

我少

謂輕我爲効少固趙高因曰夫沙邱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

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

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

李斯汝南上蔡人陳勝潁川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

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

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按丞相恐其不審乃先使人按驗三川守與

盜通狀李斯聞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高擅利擅害與陛下無

異昔田常相齊簡公竊其恩威下得百姓上得羣臣卒弑簡公而

取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私家之富

若田氏之於齊矣而又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

言趙高居
中用事其

位列權勢次其欲無窮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
於人主也韓安之時其臣必有諛珣者詩史逸其事耳李斯與韓安同
時而韓安亡國之事接乎胡亥之耳目所謂殷鑒不遠也陛下

不圖臣恐其必爲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
志不以危易心潔行脩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
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彊
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二世雅愛趙高恐李斯殺之乃
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卽欲爲田常所爲
是時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無已右丞相馮去疾左丞
相李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羣盜竝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
眾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成征戍也漕水運也賦稅
轉陸運也作役作也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凡所爲貴有天

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

補註言爲人主者專以刑法爲重而與天下講明之以制其下

下不

敢爲非以制御四海矣夫虞夏之主貴爲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

徇百姓尙何於法

言尙何事於法制也

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

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

卽位二年之間羣盜竝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爲是上無

以報先帝次不爲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

去疾劫自殺獨李斯就獄二世以屬趙高治之責斯與子山謀反

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

榜答擊也掠考筆也榜音朋掠音亮

不

勝痛自誣服斯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欲上書自陳

幸二世寤而赦之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

逮秦地之陜隘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陰行謀臣資之金

王使游說諸侯陰脩甲兵飭政教官圖士尊功臣故終以脅韓弱

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又北逐胡貉方北

國多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更刻鰲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

以樹秦之名此皆臣之罪也臣當死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

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

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御史之名周官有

秦趙竭池之會各命書其事則皆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

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奏當者

奏當處其罪漢路溫舒曰秦當之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

賣及二世所使按三川守由者至則楚兵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

相下吏高皆妄爲反辭以相傳會遂具斯五刑論班志秦法當三

族者皆先懸刺

斬左右趾答殺之梟其首藋其骨肉於市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詳謗言詛者又先斬舌謂之具五刑

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二世乃以趙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皆決焉始秦之并天下而稱帝也李斯之功居多故始皇之所以尊寵李斯者羣臣莫比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尙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由嘗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皆前爲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驚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盛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至是而敗魏豹下魏二十餘城楚懷王立豹爲魏王後九月文穎曰即九月楚懷王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

沛公爲碭郡長封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爲長安侯號爲魯公

呂臣爲司徒其父呂青爲令尹 章邯已破項梁以爲楚地兵不

足憂乃度河北擊趙大破之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

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

班志鉅鹿縣屬鉅鹿郡應劭曰鉅鹿林之大者巨環曰山足曰鹿括地

志曰今邢州平鄉城本鉅鹿宋白曰十三州志鉅鹿堯時大麓之地禹爲大陸之野秦滅趙置鉅鹿郡鉅亦大稱也 邯鄲王

離涉閭閻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

南棘原趙數請救於楚高陵君顯在楚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

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上

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次將范增爲

末將以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

文選曰卿子人相褒尊之稱猶言公

子也師古曰冠軍言其在諸軍之上

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

秦地西有

龍關東有函谷關南有武關北有臨晉關
西南有散關秦地居其中故謂之關中 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

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之殺項梁奮願與沛公西入

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慄悍猾賊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

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

遣長者扶義而西扶義猶言仗義也 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

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

遣懷王乃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畧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以伐秦

沛公道碭至陽城與杠里道碭自碭取道而西也此據班書書之陽城史記作成陽韋昭註曰在潁川則

是謂陽城也索隱曰在濟陰則是謂成陽也杠里孟康服虔皆以爲縣名而班志無之余按沛公之兵自碭而攻秦道成陽與杠里

而後破東郡尉於成武成陽縣屬濟陰成武縣屬山陽濟陰唐爲曹州成武屬焉若取道潁川之陽城當自北西趨洛陝安得復至

成武耶書成陽爲是杠里之地 攻秦破其二軍
蓋在成陽成武之關。杠音鋼

三年冬十月齊將田都畔田榮助楚救趙爲項羽封田都張本沛公攻

破東郡尉於成武秦滅衛置東郡尉郡尉也班志成武卽衛楚邱也括地志今曹州縣宋義行至

安陽師古曰今相州安陽縣索隱曰傳覽傳云從攻安陽杠里則當俱在河南師古以爲相州縣按此兵猶未度河不應卽至

相州安陽後魏書地形志己氏有安陽城後改己氏爲楚邱今宋州楚邱西北四十里有安陽故城是也留四十六日

不進項羽曰秦國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

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蟻蚰蘇林曰意喻秦蝱喻秦

以手擊牛之背可以殺其上蝱而不能破蝱今將兵力欲滅秦不可盡力與邯鄲戰卽未能禽徒費力也今秦攻

趙戰勝則兵疲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

不如先關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義因下

令軍中曰有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

子朱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班志東平國有無鹽縣索隱曰在今鄆州之東飲酒高會天

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

士卒食半菽菽豆也臣瓚曰士卒食菽菜以菽雜半之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

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

趙其勢必舉趙舉秦強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

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

非社稷之臣也徇其私謂身送其子相齊也十一月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

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

之當是時諸將皆惛服莫敢枝梧如淳曰枝梧猶枝干也臣瓚曰小姓為枝邪桂為梧今星極邪

也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其立羽為假上

將軍以未得懷王之命故且為假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

懷王懷王因使羽為上將軍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遇剛武侯

史失其姓名惟議其爵號不知誰也奪其軍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臧欣武滿軍合

攻秦軍破之故齊王建孫安下濟北濟水以北之地聊城博陽諸城是也從項羽

救趙為項羽王田安張木章邯築甬道屬河餉王離恐敵抄其糧遂故夾築垣墻以通甬道

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

餘召前者召陳餘使前救鉅鹿也陳餘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

陳餘使張騫陳澤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旦

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同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必信胡不赴

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

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

虎何益張騫陳澤要以俱死餘乃使騫澤將五千人先嘗秦軍至

皆沒當是時齊師燕師皆來救趙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

張敖耳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乃遣

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乃與秦軍遇九戰大破之章邯引兵卻諸侯兵乃敢進擊秦軍遂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自燒殺常是時楚兵冠諸侯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將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先是杜矢西流如火流星蛇行若有首尾廣長如一匹布替天矢星墜地化爲石占者謂以亂平亂之象也

至是項羽果破秦軍於是趙王歇及張耳乃得出鉅鹿城謝諸侯
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卽救趙及問張騫陳澤所在徐
曰張騫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餘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
張耳不懷疑陳餘殺之數以問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
以臣爲重去將哉乃脫解印綬推與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餘起如
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君
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
張耳不讓遂趨出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爲張耳陳
餘相攻趙王歇還信都春二月沛公北擊昌邑班志昌邑縣屬山陽郡括地志
殺張本趙王歇還信都日曹州成武縣東北三十二里有梁邱故城是也昌邑故城在兗州金鄉縣西北遇彭越彭越以其兵
從沛公越昌邑人常漁鉅野澤中爲羣盜班志山陽郡鉅野縣有大野澤鉅野縣唐屬鄆

州陳勝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豪傑相立畔秦仲可效之越曰

兩龍方鬪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

仲爲長

彭越字仲

越謝曰臣不願也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會

素隱旦旦日謂明日之朝日出時也

後期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

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爲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

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於是請後不敢於是越引一人斬

之設壇祭令徒屬徒屬皆大驚莫敢仰視乃略地收諸侯散卒得

千餘人遂助沛公攻昌邑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過高陽

文穎曰高陽縣

邑名屬陳留郡縣臣謂曰陳留傳高陽在鹿鳴西南高陽人酈食

水經注雕水首受陳留浚儀漢水東逕高陽故亭

其好讀畫家貧落魄師古曰落魄失業無次也酈爲里監門然

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

人食其見謂曰諸侯將過高陽者數十人吾問其將皆握齧握齧急促

貌苛也好奇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

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索隱曰先謂先容言無人為我作紹介也若見沛公也若汝

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

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

溺其中溲即溺也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

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誠者沛公亦未召也及沛公至高陽傳舍師古

口傳置之舍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

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從勞者願得望見口晝天

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曰狀貌類大儒

衣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

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
酈生瞑目按劒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
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
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乃使人召酈生酈
生入謁沛公方倨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
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
天下同其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
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
攝衣延酈生上坐酈生日足下欲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
失天下之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
之大事而以爲未暇見儒人竊爲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

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乃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眾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爲足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爲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聚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廼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爲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側爲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爲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臥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

竿以示城上人曰趨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

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號酈食其為廣野君酈

生言其弟商時商聚少年得四千人來屬沛公沛公以為將將陳

留兵以從酈生常為說客使諸侯 三月沛公攻開封未拔

班志開封

縣屬河南郡宋白曰今縣南五十里開封古城是漢理所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馬又戰曲遇

東後漢志河南中牟縣有曲遇聚。曲音區上聲遇音顯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

者斬之以徇夏四月沛公南攻潁川屠之

潁川郡治陽花

因張良遂畧韓

地文穎曰河南新鄭南至潁川皆韓地也張良家世相韓故因之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

關沛公乃北攻平陰

班志平陰縣屬河南郡史記正義曰今河陰是

絕河津南戰洛陽東

軍不利南出轅轅

後漢志河南緱氏縣有轅轅關臣瓚曰險道名也在緱氏縣東南索隱曰轅轅為九十二曲是

險道也張良引兵從沛公沛公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六月

與南陽守呂齕戰隼東破之

班志隼縣屬南陽郡水經注淩水出魯陽縣西逕隼縣故城北。齕音以

拙音略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

宛南陽郡治所。宛音淵沛公引兵過宛

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尙眾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

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

明遲待

也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

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畱守宛宛

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

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

陽之約後有彊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

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

所累沛公曰善

秋七月南陽守齕降封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

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

班志丹水縣屬宏農郡括地志曰故丹城在鄧州內鄉縣西南百二十里南去丹水

二百步汲冢紀年曰后稷放帝子丹朱於丹水輿地志云卽秦時丹水縣補註抱樸子云丹水出丹魚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魚浮水側光照如火網而取之割其血以塗足可以步行水上長居川中不溺 高武侯威總襄侯王陵降還

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銷與偕攻析酈皆降

班志南陽郡有胡陽縣故應國析縣屬宏

農郡本楚之白羽也酈縣屬南陽郡師古曰析今內鄉縣酈今菊潭縣。應音願

所過亡得鹵掠秦民皆

喜 王離軍既沒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

括地志濁漳水一名漳水今俗名柳河在

鄆州平鄉縣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

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

師古曰凡言司馬門者宮垣之內兵衛所

在四面皆有司馬主武事總言之外門爲司馬 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

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

者今戰能勝高必嫉妬吾功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陳

餘亦遣章邯書曰自起爲秦將南征鄧郢北阮馬服攻城畧地不

可勝計而竟賜死

馬服謂趙括也

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

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

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竝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

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

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

卻音隙

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

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

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遣兵與諸侯爲從約其攻秦分

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戮乎

師古曰質謂鎗也古者斬人加

於鎗上而斬章邯狐疑

狐性多疑每渡河聽冰且聽且渡故以喻人之懷疑不決者

陰使候始

成使項羽

鄭氏曰候軍候也始姓也成名也

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請將軍日夜引

兵度三戶

服虔曰三戶漳水津也孟康曰在鄴西三十里水經註曰漳水東逕三戶峽為三戶津括地志三戶津在相州

後陽

界軍漳南與秦軍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汧水上

水經

水出武安山東南逕汧城北入漳郡國志鄴縣有汧城師古曰汧水在鄴西南史記正義曰汧水源出懷州河內縣太行山又云故

邢城在河內縣西北二十七里古邢國地也余按此時章邯與項羽相持於邢相之閒正義以為河內汧水非也大破之

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

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墟上

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殷墟故殷都也臣瓚曰洹水在今安陽

縣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則此殷墟非朝歌也汲冢古文曰昔殷盤庚遷於北塚曰殷墟南去鄴三十里是舊殷乎然則朝

歌非盤庚所遷者索隱曰按釋例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長樂入清水是也汲冢古文曰盤庚自奄遷於北塚曰殷墟南去鄴

三十里是殷墟舊地名號北塚也宋白曰相州安陽縣其地即紂之都戰國策云紂聚兵百萬左飲淇水竭右飲洹水不流後邑地

在淇洹二水之閒本殷墟所謂北塚即此地七國時為魏甯新中邑史記曰秦昭襄王按魏甯新中邑更名安陽已盟章

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楚軍中使

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 瑕邱申陽下河南引兵從項

羽服斐曰瑕邱縣名申姓賜名也唐志山初中丞相趙高史記

既死二世拜趙高爲中丞欲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

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爲馬問左右或默或

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

畏高莫敢言其過附錄高又嘗獻蒲爲脯以惑二世有言蒲者誅

爲馬以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爲也及項羽廢王離等而章邯等

軍數敗上書請益助自關以東大抵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

其眾西鄉八月沛公將數萬攻武關屠之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

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以馬駕車夾轅心

不樂怪問占夢周禮春官之屬有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

資治通鑑補卷八 秦紀二 二十

二日噩夢三日思夢四日卜日涇水為祟崇鬼也二世乃齋於望夷

宮張晏曰望夷宮在長陵西北長平鄉道東故亭處是也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括地志曰在雍州咸陽縣東南八里欲祠

涇水沈四白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壻咸陽令

閻樂及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欲易置上更

立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乃使郎中令為內應詐為有大

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毋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

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衛尉掌宮門屯兵其屬有衛士令秦官自

僕射取其領事之號補註僕射秦官顏師古曰僕主也古者重武

事每官必有主射督課之故名焉射本如字讀今晉夜蓋轉語之

耳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胡廣曰周廬者衛士於

區廬者今之止宿屋薛綜曰士傳宮外向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

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郎屬郎中令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

格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

三禮圖曰上下四方

悉謂曰幃幃單帳也

二世怒召左右皆惶擾不鬪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

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

全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聞樂前卽二世

卽就也

數曰足下驕

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共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
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弗
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
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

劉向云始皇時嘗詔置酒饗羣臣且召諸子賜食食已諸子先
罷胡亥下階視羣臣所脫履有新而善者皆踐敗之而去諸子
見之莫不太息及二世卽位諸子皆豫知天下必棄之也

閭樂歸報趙高趙高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有從者高獨上殿
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子羣臣弗許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
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
地益小乃以空名爲帝不可宜如故便乃立子嬰爲秦王以黔首
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

宜春苑在杜縣南漢起宜春觀於此地

九月趙高令子嬰齋

戒常廟見受玉璽

玉璽卽以卞和玉所刻傳國璽

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

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羣臣誅之乃詐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
與楚約滅秦宗室而分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
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
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
族高家以徇遣將將兵距峽關

應劭曰峽山之關李奇曰在上洛北藍田南武關之西土地記峽關

地名嶢柳道通渭州等處道記曰嶢關當上洛西北浦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於山上爲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以利誘之秦將果欲速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引兵繞嶢關踰贊山宋敏求長安志曰嶢關即藍田關在縣東南二十五里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資治通鑑補卷八終